

拉丁美洲各國憲政體制選擇與發展*

蘇彥斌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拉美國家憲政體制選擇的特色，以及憲政體制發展的過程，並討論學界對於這些主題的相關解釋。本文認為，拉美國家的憲政發展有兩個重要的特色，第一是憲法更迭頻繁，第二是大多數拉美國家選擇以總統制作為其憲政體制，但在歷史上仍有一些國家採取總統制以外的憲政體制。就憲政發展的解釋而言，本文認為大多數拉美國家採取總統制深受『美國憲法』的影響，同時也反映了拉美傳統政治文化中的高地酋主義。而拉美憲政體制的變遷過程，則主要是國內政治角力的結果。

關鍵詞：拉丁美洲、憲法、總統制、制度選擇

* 本論文初稿發表於「各國憲政體制選擇」學術研討會，作者感謝華梵大學張壯熙老師以及與會先進對本文所提供的寶貴意見。同時，作者感謝 Brandeis University 政治系助理教授 Alejandro Trelles 與 Reed College 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Sofia Vera 在作者寫作過程中所提供的建議。最後，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建議，使本文更加完善。本文內容若有任何疏漏或錯誤，概由作者負責。

壹、前言

在政治學研究領域中，制度研究是一個極受關注的次領域。一般而言，制度研究的切入點主要有制度的起源、設計、以及後果。制度起源的研究將制度視為依變數，目的在於解釋制度的建立或改變；制度設計的研究則主要從比較分析的角度出發，探討不同制度的特徵與運作過程；制度後果的研究則將制度視為自變數，探討制度如何影響特定政策的產出、政黨體系發展等面向。

制度研究的議題、辯論與案例極為複雜多元，其中，對於拉丁美洲¹ 各國憲政體制選擇的文獻，迄今已累積豐碩的成果。綜觀目前的主要拉美國家，除了海地採取半總統制、古巴採取共產黨專政體制外，其餘國家皆採行總統制²，比例高達九成³。拉美國家的憲政體制發展有何特點？為何大多數拉美國家選擇採取總統制？如何解釋拉美國家的憲政體制變遷？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本文將回顧目前學界關於拉丁美洲憲政體制選擇的重要研究成果，探討相關的理論解釋，並試圖歸納重要的研究發現。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首先將針對不同憲政體制的特徵進行回顧，其次則簡短討論拉美各國從獨立以來的憲政發展過程；第三，本文以關於拉美各國憲政體制選擇的相關文獻為基礎，歸納重要的解釋論點。最後，本

¹ 「拉丁美洲」一詞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下有不同的意涵，就目前的一般用法來看，廣義的拉美國家為美國以南的美洲國家；狹義的拉美國家則為美國以南、曾被拉丁語系歐洲國家長期殖民的美洲國家。從上述定義出發，目前拉丁美洲國家總計有 20 個，包括曾被葡萄牙殖民的巴西，曾被法國殖民的海地，以及曾被西班牙殖民的阿根廷、玻利維亞、智利、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古巴、多明尼加、厄瓜多、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馬、巴拉圭、秘魯、烏拉圭與委內瑞拉，這 20 個國家也是本文研究所涵蓋的範圍。至於其他不被西、葡、法殖民的美洲國家，總計有 13 個，包括被荷蘭殖民的蘇利南，以及被英國殖民的安地卡及巴布達、巴哈馬、巴貝多、貝里斯、多米尼加、格瑞那達、蓋亞那、牙買加、聖克里斯多福、聖文森、蘇利南、千里達及多巴哥。囿於篇幅且為了集中討論焦點，本文將不討論這 13 個國家。

² 有些半總統制學者認為目前秘魯採取的是半總統制憲政體制，但許多拉美政治學者卻認為秘魯是總統制國家，本文將在文中討論相關爭議。

³ 在 13 個被英國與荷蘭殖民的美洲國家中，只有蓋亞那採取總統制，其餘國家皆採取內閣制。

文對於拉美憲政體制選擇之研究作一小結，並兼論拉美憲政體制發展對於台灣的啓示。

貳、憲政體制的類型及其相關論辯

目前比較政治學界對於憲政體制研究，主要圍繞在總統制與內閣制之間的爭辯。就制度的特徵而言，這兩種制度最大的差別反映在兩個面向：行政權產生的方式以及行政權與立法權的關係（Carey, 2005: 91）。本文參照關於政府體制的重要文獻（Carey, 2005; Cheibub, 2007; Linz, 1990），對於內閣制與總統制的特徵進行以下歸納：首先，對於內閣制國家而言，其最重要的選舉為國會選舉，在選後組成政府⁴。在一般情況下，內閣成員多為國會議員擔任，內閣總理則為政府首長。因此，內閣制國家的行政權與立法權並無權力分立的設計，行政權的存續完全取決於國會的信賴。相對而言，總統制國家的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行政首長為總統。在大多數總統制國家，總統主要由人民直選產生，總統選後組閣。除了被彈劾之外，總統任期固定，並不受國會的控制。此外，總統不僅有行政權，許多國家亦賦予總統程度不一的立法權。

除了總統制與內閣制之外，著名政治學者 Maurice Duverger 在 1980 年出版關於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的重要著作後，開啓相關主題的研究風潮（Elgie, 2011b; Shugart & Carey, 1992; Shugart, 2005）。半總統制混合了總統制與內閣制的若干特點，具有以下制度特徵：一、總統為民選產生；二、總統具有相當大的憲政權力；三、憲政體制設有內閣總理與內閣；四、內閣整體的去留受制於國會的信任（Duverger, 1980）。

以上述的制度定義為基礎，Shugart 和 Carey (1992: 22-25) 進一步將半總統制分成兩類：「總理－總統制」（premier-presidential system）以及「總統－國會制」（president-parliamentary system）⁵。兩者的主要差別在於，在

⁴ 理論上有可能組成一黨多數內閣、多數聯合內閣、少數聯合內閣、或是一黨少數內閣。

⁵ 前者的代表國家為法國與波蘭，後者的代表國家為俄羅斯與台灣。

總理－總統制下，憲法規定內閣總理與閣員全體只對國會負責，亦即國會可以透過不信任案投票（vote of no-confidence）倒閣，而總統沒有免職總理的正式憲法權力⁶；在總統－國會制下，憲法規定內閣成員同時對總統以及國會負責，亦即國會可以透過不信任案投票倒閣，而總統亦能隨意任免內閣總理與閣員⁷。

實際上，總理－總統制與「有民選總統的內閣制」（例如德國）非常相近，特別是兩者的總統皆有提名總理的權力。然而，兩者的主要差異在於後者的總統一職為虛位元首，憲法權力相對有限。根據 Shugart (2005: 339) 的分析，總理－總統制下的總統，在憲法層次上至少有下列其中一個額外的職權：一、主動解散國會權（例如法國）；二、總統對國會所提出法案的否決權（例如葡萄牙）；三、若國會無法以過半數同意總統提名的總理人選，則總統有權逕自任命總理（例如馬達加斯加）。相較之下，「有民選總統的內閣制」下的總統，則無上述其中任何一種權力。

上述關於憲政體制的學術研究，主要是在二十世紀後期於學界熱議。但在十九世紀初，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精英在思考獨立後的憲政安排時，為何大多師法年輕的美國選擇總統制，而不是師法當時採取內閣制已逾百年的英國？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下節將先回顧拉美各國憲政體制的歷史發展。

參、拉丁美洲各國獨立後的憲政體制選擇

1808 年，當法軍入境西班牙開啓「西班牙獨立戰爭」後，許多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便紛紛趁殖民母國自顧不暇時採取反抗行動，發動屬於自己的殖民地獨立戰爭。雖然有不少國家在西班牙獨立戰爭期間宣布獨立，但這

⁶ 雖然總統沒有免職內閣成員的法定權力，但實務上總統仍可能利用非正式的權力施壓閣揆請辭，例如法國就曾出現過總統成功免職同黨總理的案例。

⁷ 阿根廷在現行憲法設有相當於內閣總理的「內閣部會首長」（*Jefe del Gabinete de Ministros de la Nación Argentina*），但由於其憲法並未規定不信任投票倒閣的機制，因此使阿根廷無法被歸類為半總統制。

些獨立大多未受國際承認。許多國家不僅外抗西班牙，同時也發生內戰，因而未能成立有效的政府。在 1814 年結束前，大多數美洲殖民地的獨立浪潮被西班牙鎮壓平息。然而，費迪南七世（Ferdinand VII）在 1814 年西班牙獨立戰爭結束後回國，立即廢除 1812 年『卡地斯憲法』（*Constitución de Cádiz*），重新採取集權舊制，使西班牙國內政治派系鬥爭愈趨劇烈，暴力活動頻仍，國勢每況愈下。這時許多西屬美洲殖民地才又重拾機會加強反抗，紛紛成功獨立建國，並陸續在十九世紀中期獲西班牙承認。

大多數拉美國家由於在獨立後局勢動盪不安，有不少國家在獨立後數年才得以推動憲政，例如墨西哥在 1810 年在 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 高喊「多洛雷斯呼聲」（*Grito de Dolores*）要求人民反抗殖民政權後，隨即陷入長達 11 年的獨立戰爭，直到 1822 年才有效實施首部憲法。

拉丁美洲各國在行憲後，其憲政發展有兩個重要特色。首先，第一個特色為「憲法更迭頻繁」。有些國家憲法的制定常常因人設事，更替頻仍，例如海地在 1804 年獨立後到 1807 年，每年採行一部新憲（Gaffield, 2007）；有些國家則是因為各地區政治勢力整合不易，在獨立後初期難以推動涵蓋全國範圍的憲政治理，例如阿根廷的『1826 年憲法』在制定後不久，即因無法取得多數省份的同意而被廢止（Criscenti, 1961）。

根據 Elkins 等人（2014）所建立「比較憲法計畫」（Comparative Constitutions Project）的資料（見表 1）⁸，全拉丁美洲擁有最多部憲法的國家為多明尼加，從 1844 年行憲以來，總共施行過 35 部憲法，這主要是因為多明尼加每次修改憲法，即使不涉及憲政體制的變更，就算是施行一部全新的憲法。相較之下，巴拉圭為全拉美憲政最穩定的國家，從獨立以來迄今，行憲數加上修憲數總計才 8 次。阿根廷為目前唯一仍實施於十九世紀所制定的憲法的拉美國家，墨西哥目前採行的『1917 年憲法』，兩國已逾一世紀未制定新憲。就修憲次數而言，各國亦有相當大的差異。墨西哥修

⁸ 除了 Elkins 等人（2014）的資料庫外，Negretto（2013a）的「拉丁美洲憲法變遷資料庫」（Lati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Change Database）亦常為學界所引用。這兩個資料庫有若干差異，但本文採取 Elkins 等人（2014）的資料庫主要是因為 Elkins 等人（2014）的資料庫涵蓋所有拉美二十個國家，Negretto（2013a）的資料庫卻少了古巴與海地。

表 1：拉丁美洲各國獨立與憲政發展年表與統總憲政權力比較

國名	史上首次宣布獨立年	首部成文憲法	目前憲法	自獨立以來施行憲法數	總統憲政權力分數
阿根廷	1816	1819	1853	4	0.407
玻利維亞	1825	1826	2009	17	0.319
巴西	1822	1824	1988	7	0.486
智利	1818	1818	1980	7	0.57
哥倫比亞	1810	1819	1991	7	0.381
哥斯大黎加	1821	1823	1949	12	0.284
古巴	1868	1901	1976	5	0.297
多明尼加	1844	1844	2015	39	0.4
厄瓜多	1822	1830	2008	20	0.56
薩爾瓦多	1821	1824	1983	14	0.373
瓜地馬拉	1821	1825	1985	7	0.283
海地	1804	1801	1987	23	0.066
宏都拉斯	1804	1825	1982	14	0.343
墨西哥	1810	1824	1917	5	0.343
尼加拉瓜	1821	1824	1987	12	0.403
巴拿馬	1903	1904	1972	4	0.452
巴拉圭	1811	1813	1992	6	0.272
秘魯	1821	1823	1993	12	0.42
烏拉圭	1828	1830	1967	6	0.377
委內瑞拉	1811	1811	1999	26	0.391

資料來源：首部成文憲法制定年、現行憲法制定年、以及獨立後迄今行憲數等資訊整理自 Elkins 等人（2009: 215-21）⁹；獨立後迄今修憲數的資訊整理自 Elkins 等人（2014）；總統憲政權力分數¹⁰的資料則整理自 Doyle 與 Elgie（2016）。

⁹ Elkins 等人（2009）對於首部憲法的編碼，係以該國「完全獨立」後所施行的首部憲法起算。因此，Elkins 等人（2009）並未考量南美洲部分國家在「大哥倫比亞共和國」（Gran Colombia）時期（1819-31）所施行的憲法，亦未考量中美洲各國在「中美洲聯邦共和國」（República Federal de Centroamérica）時期（1823-41）所施行的憲法。至於獨立後迄今行憲數的資料，則包含新憲、過渡時期憲法（interim constitution）與遭中止後再回復之憲法（reinstated constitution）。

¹⁰ Doyle 與 Elgie（2016）以 28 個測量總統權力的量化實證研究成果為基礎，利用「主成份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的統計方法建構一個標準化總統權力分數（介於 0 與 1 之間）。為了讓這個測量較具信度，Doyle 與 Elgie（2016）聚焦在憲法明文規定的總統權力，而不考量實際上的行為權力（behavioral power）。Doyle 與 Elgie（2016）的資料庫包含了 116 個國家，由於有些國家歷經修憲而使總統的憲政權力出現變化，所

憲次數為全拉美之冠，從獨立以來迄今修憲計 96 次；巴西從 1992 年至 2017 年連續 26 年，每年都修憲。綜合來看，全拉美有四成的國家行憲數比修憲數多，顯示有不少政治精英傾向用徹底重建的方式變更國家的根本大法。

拉美憲政發展的第二個特色為「總統制為主流憲政體制」。根據 Valencia Carmona (1979；轉引自 Fix-Fierro 與 Salazar-Ugarte, 2012: 634-35)，拉美各國在獨立後剛開始行憲時，其政府體制的設定主要有四個不同的模式：一、君主制 (monarchical projects)，例如『巴西 1824 年憲法』；二、多元行政權 (plural executive)，例如『委內瑞拉 1811 年憲法』；三、終生總統制 (president for life)，如『玻利維亞 1826 年憲法』；四、任期固定的總統制。在經過了幾十年的政治發展後，大多數拉美國家紛紛在二十世紀採總統制。

雖然目前大多數拉美國家皆採行總統制，但正如 Cheibub 等人 (2011: 1709) 所主張的，拉美總統制和美式總統制不能一概而論。就行政－立法關係的面向來看，拉美總統制具有相當的獨特性，亦即大多數的拉美國家憲法，賦予總統許多額外的立法權力，包括行政命令、立法提案權和國家緊急狀態擴張權力等。根據 Doyle 和 Elgie 的研究 (2016)，拉美各國憲法賦予總統的權力普遍較大 (見表 1)，其總統權力分數的中位數為 0.379，而美國的分數為 0.289¹¹。有些拉美國家的憲法甚至規定在特定的條件下，總統有權解散國會，這些國家包括厄瓜多、秘魯、烏拉圭和委內瑞拉 (Fix-Fierro & Salazar-Ugarte, 2012: 645)¹²。

此外，許多拉美國家的憲法允許國會干預內閣成員的去留。截至 2019 年 10 月，計有 14 個拉丁美洲國家的憲法規定國會可以利用「譴責投票」(vote of censure)¹³ 對於個別閣員施壓，其中有 11 個國家，譴責投票在通過後，

以這些國家在這個資料庫裡的編碼會有一個以上的觀察值，例如阿根廷就有「1984-94」和「1995 迄今」兩個時期。

¹¹ 在 Doyle 與 Elgie (2016) 的資料庫裡，總統權力分數最高的國家是辛巴威 (0.742)，最低的是以色列 (0.005)，台灣的總統權力分數為 0.271。

¹² 最近一次拉美國會被解散的實例發生在 2019 年 10 月 1 日，秘魯總統 Martín Vizcarra 援引憲法第 134 條規定解散國會。然而，這個作為是否真的合憲，尚有爭議 (Polga-Hecimovich, 2019)。

¹³ 譴責投票與不信任案投票的最大差異在於，前者立基於對個別閣員（包括總理）的個人操守與行政規劃能力有疑慮，後者則可純然出自於政策立場的不同。

閣員必須辭職¹⁴，而有 3 個國家的譴責投票不強制規定閣員必須辭職¹⁵。總統制國家憲法中關於譴責投票的規定，使內閣閣員的去留同時受到總統與國會牽制，呈現些許內閣制的特色。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若憲法只有規定國會可行使譴責投票、而未規定國會可透過不信任案投票倒閣，則這些國家仍然屬於總統制，並不算是半總統制（Shugart, 2005: 327）。譴責投票的行使在拉美歷史上屢見不鮮，例如在宏都拉斯『1924 年憲法』下，宏國國會於 1925 至 1931 年間曾透過譴責投票的行使撤換過若干內閣部長（Stokes, 1945: 528-29）。其他國家在早期所制定的憲法，如厄瓜多（1897）、委內瑞拉（1901）、烏拉圭（1934）、瓜地馬拉（1945）、與巴拿馬（1946），皆有條文明定國會有權對於閣員行使譴責投票（Negretto, 2013b: 35）。

雖然目前大多數拉美國家採取總統制，但過去曾有一些拉美國家採取具有強烈內閣制色彩的憲政體制，其中最著名的案例為巴西。巴西在 1822 年獨立後，其『1824 年憲法』採取君主立憲制，國家元首與內閣總理皆為皇帝擔任。在 1847 年時，皇帝佩德羅二世（Pedro II）頒布第 523 號命令，將憲政體制轉型向內閣制靠近，由皇帝本人任命內閣總理（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目的在於讓皇帝避免直接涉入政治事務並維繫其聲望（Pinheiro Machado, 2018: 78）。然而，此時的巴西憲政體制是否為內閣制，頗具爭議，主要是因為若內閣無法得到國會的信任，皇帝總是在可能出現倒閣前，就率先更換總理、或是解散國會重新舉行大選（Przeworski, et al., 2012: 115）。到了 1889 年，巴西帝制被推翻，新憲『1891 年憲法』成立共和體制，自此才開始採用總統制。

其次，智利亦曾在 1891 年到 1925 年間採取類似內閣制的憲政制度，史稱「議會共和時期」（República Parlamentaria）。然而，這種內閣制色彩濃厚的憲政體制在採行之初，與修憲無關，而是與當時政治精英對於憲法的詮

¹⁴ 阿根廷、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厄瓜多、瓜地馬拉、海地、巴拿馬、秘魯、烏拉圭和委內瑞拉。其中比較特別的是，根據目前的阿根廷憲法，參議院或眾議院可用絕對多數的譴責投票解職內閣總理，但國會兩院無權透過譴責投票解職個別閣員（Colomer & Negretto, 2005: 84-85）。

¹⁵ 多明尼加、薩爾瓦多與巴拉圭（Colomer & Negretto, 2005: 84-85）。

釋有關，因此並未改變『1833 年憲法』中總統制的本質（Reinsch, 1909: 514）。1890 年，智利總統 José Manuel Balmaceda 與國會發生劇烈衝突，國會以內閣的成立需經國會同意始得任命為由，拒絕通過政府的預算案，智利於 1891 年初爆發為期 8 個月的內戰。最後，支持國會的軍隊擊敗支持總統的軍隊，Balmaceda 飲彈身亡。

Jorge Montt 不久後擔任總統，順應國會的要求，將憲法中關於政府體制的規定主動詮釋為內閣制的精神，在成立內閣時，閣員由參、眾議院多數同意才任命，由內政部長擔任非正式的內閣首長（Valenzuela, 1995: 14）。在這段期間，總統的行政權受限，不得解散國會；國會透過譴責投票撤換內閣成員，但無法用不信任案投票倒閣（Przeworski, et al., 2000: 31）。同時，許多以地方強人為首的新政黨紛紛成立，使得總統無法有效成立多數內閣，從 1891 到 1924 的 33 年間，總共更換了 121 個不同的內閣（Kline, et al., 2018: 144）。1924 年 9 月，總統 Arturo Alessandri 與國會衝突不斷，軍隊發動政變奪權。1925 年 3 月 Alessandri 回任總統後，立即著手制憲，8 月通過制憲公投，將憲政體制改為總統制。

除了巴西與智利的歷史案例之外，目前拉美國家只有古巴和海地不是採取總統制。古巴從 1976 年迄今，採取的是共產黨專政的黨國體制，海地則採取半總統制。根據『海地 1987 年憲法』，總統為國家元首，內閣總理為政府首長，總統需要從國會提名內閣總理，並經國會多數通過後始得任命。此外，總理與閣員直接對國會負責，而總統無權免職總理，亦無權解散國會。因此，海地的憲政體制是典型半總統制下的總理－總統制（Moestrup, 2011: 250-5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秘魯，目前學界對於秘魯是否為半總統制仍有爭議。從 1856 年至 1919 年，秘魯將一些內閣制的制度設計整合進原先的總統制。『1856 年憲法』建立「部長會議」（*Consejo de Ministros*）為內閣，雖然沒有明定設立內閣總理一職¹⁶，但實務上自 1856 年起確實建立了內閣總理一職，直到『1933 年憲法』，內閣總理一職才正式入憲，由總統任命並

¹⁶ 秘魯的內閣總理正式名稱為「部長會議主席」（*Presidente del Consejo de Ministros*）。

組閣，主要對總統負責。『1867 年憲法』規定國會有權透過譴責投票將閣員免職，為秘魯建國以來首次將國會對於內閣的控制權力寫入憲法；『1920 年憲法』雖然規定了「不信任投票」(*voto de falta de confianza*) 的機制，但其本質上仍是譴責投票 (Torralba-López, 2018: 25-26)。一直到『1979 年憲法』，真正的不信任投票倒閣機制才正式入憲，而這個規定到了『1993 年憲法』仍延續。

若按照上節對於半總統制的討論，秘魯的『1979 年憲法』與『1993 年憲法』皆規定內閣對於國會負責（同時與對總統負責），所以應該屬於半總統制下的總統－國會制 (Elgie, 2011; Shugart & Carey, 1992; Shugart, 2005)。然而，卻有一些學者不以然，認為秘魯是總統制國家，而非半總統制國家 (Cheibub, 2007: 37; Cheibub & Chernykh, 2008)。這兩種主張背後的差異，在於對「政府首長是否應與內閣共進退」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Elgie (2011: 26) 認為就算總統同時身兼國家元首和政府首長，只要內閣總理及閣員集體對國會負責，就屬於半總統制。另一方面，Cheibub (2007: 37) 却認為若總統同時身兼國家元首和政府首長，代表內閣總理不是政府首長，只能算是一般的閣員。因此，在國會行使不信任案投票時，只能要求閣員（包括總理）下台，卻無法影響到政府首長（總統）的去留。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不算是完全向國會負責，所以應歸類為總統制。

『秘魯 1993 年憲法』規定總統身兼國家元首和政府首長，內閣設有總理，卻不是政府首長；總統提名內閣總理組閣，閣員與總理同時對總統與國會負責¹⁷。從這個角度來看，秘魯總理的憲政定位並不如一般半總統制國家來得高，最多只是個統整內閣各部會事務的協調者。然而，如果根據 Elgie (2011b: 26) 的定義，秘魯屬於半總統制下的總統－國會制 (Elgie, 2018)，而根據 Cheibub (2007: 37) 的定義，秘魯屬於總統制 (Cheibub, et al., 2010)。平心而論，兩種說法都言之成理，但因為大多數拉美政治學者都將秘魯定位為總統制 (Cheibub, 2002; Jones, 1995; Linz & Valenzuela, 1994; Mainwaring & Shugart, 1997b)，也因此，本文認同這個立場，將目前的秘魯視為總統制國

¹⁷ 另一個與秘魯相似的例子為古巴的『1940 年憲法』。

家，而非半總統制。

此外，烏拉圭曾兩度採取具瑞士聯邦委員制色彩的總統制，其行政權的組成包括總統以及執政委員會（Collegiate Executive），該委員會從 1919 年到 1933 年稱「國家行政委員會」（*Consejo Nacional de Administración*），1952 年到 1967 年則稱「國家政府委員會」（*Consejo Nacional de Gobierno*）。相較於瑞士聯邦委員會只有 7 位委員，而且其組成需同時考量政黨比例與地域平衡，烏拉圭委員會體制由 9 位委員所組成，其中 6 位來自最大黨，3 位來自第二大黨。就執政權力而言，總統負責外交事務、國家安全與農業，而委員會各委員則負責其他國內政治事務。

除了上述案例外，在 1980 至 1990 年代，有一些拉美國家對於是否要更換憲政體制也出現強烈的辯論。例如巴西 1988 年的制憲國民大會曾熱烈討論是否要將總統制更換為內閣制，但 1993 年的憲政公投結果顯示多數巴西公民（69.2%）仍傾向維持總統制¹⁸；1980 年代中期，阿根廷總統 Raúl Alfonsín 曾提案要將阿根廷總統制變更為內閣制；1990 年代初期，玻利維亞國會曾討論過將總統制轉換成內閣制的可能性（Mainwaring & Shugart, 1997a: 2）。

肆、拉丁美洲憲政體制選擇的解釋觀點

對於拉美的憲政制度選擇，學界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與國際因素有關，第二種解釋則與國內因素有關。首先，影響拉美各國制憲的重要國際因素為美國憲政體制。『美國憲法』在 1787 年制定，1788 年施行，為當代世界的第一部成文憲法，隨即影響許多歐洲國家，包括波蘭在 1791 年 5 月所制定的憲法，以及法國在 1791 年 9 月所制定的憲法，分別為當代世界的第二部與第三部成文憲法（Ludwikowski, 1987）。

由於美國與拉美皆有被殖民的歷史經驗，加上美國行憲後的國家發展頗為成功，拉美各國在制憲時幾乎不可避免地皆會參考『美國憲法』（Fitzgibbon,

¹⁸ 這次公投為 1988 年新憲所規定。除了政府體制，另一個公投題目則和國家體制有關。公投結果顯示 13.4% 的公民贊成建立帝制，86.6% 的公民贊成維持現在的共和體制。

1945: 514)。

此外，由於歐陸各國的內閣制主要是在君主與貴族間的長期協商逐漸形成 (Przeworski, et al., 2012: 156-57)，與拉美各國追求反殖民統治的歷史過程截然不同。因此，拉美各國在獨立之初選擇政治體制時，主要考量的不是總統制或內閣制的憲政體制問題，而是採取帝制或共和制的國家體制問題 (Cheibub, 2007: 151)。

『美國憲法』對拉美最初的影響，反映在委內瑞拉的制憲。委內瑞拉的著名革命家 Francisco de Miranda 曾在 1784 年籌劃追求西屬美洲獨立的計劃，並尋求美國憲政運動者的支持。雖然未能及時如願，但他在 1810 年返回委內瑞拉加入拉美革命先驅 Simón Bolívar 的革命事業，不僅成功讓委內瑞拉獲得獨立，同時也制定了以『美國憲法』為藍本的『1811 年委內瑞拉憲法』(Blaustein, 1987b: 21)。同樣地，墨西哥『1824 年憲法』、阿根廷『1853 年憲法』、以及巴西『1891 年憲法』都受到了『美國憲法』的影響 (Fitzgibbon, 1945: 514)。

然而，有學者指出美國憲法對於一些拉美憲法的影響不見得是直接的，而是間接透過其他國家的憲法。例如，『巴西 1824 年憲法』實際上是受到西班牙『1812 年憲法』所影響，西班牙『1812 年卡地斯憲法』則是受到『法國 1791 年憲法』所影響，而法國『1791 年憲法』則是受到『美國憲法』的影響 (Blaustein, 1987b: 20)。同樣地，中美洲在 1820 年間所制定的憲法，亦深受西班牙『1812 年憲法』所影響 (Dym, 2015)。

到了二十世紀，美國在美洲部分地區的殖民統治，直接影響了殖民地憲法的制定。例如，美國第一次佔領古巴時期 (1898-1902) 到了尾聲時，在美國軍事總督 Leonard Wood 的主導下召開制憲大會，通過以『美國憲法』為基礎的『1901 年古巴憲法』，並在 1902 年實施；巴拿馬在美國的支持下於 1903 年分離出哥倫比亞獲得獨立，其『1904 年憲法』不僅在憲政體制的設計與『美國憲法』雷同，更賦予美國利用軍事力量干預巴拿馬的法律基礎；海地在美國軍事佔領時期 (1915-34)，美國為了要合法化其在海地的佔領，主導通過海地『1918 年憲法』(Blaustein, 1987a: 464-5)。

除了權力分立之外，拉美各國參考『美國憲法』的內容還包括國會兩

院制、聯邦主義、違憲審查等設計。就國會兩院制的設計而言，目前拉美有近半國家採取兩院制的憲政設計，包括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多明尼加、墨西哥、巴拉圭和烏拉圭等九國；秘魯和委內瑞拉曾在歷史上長期採取兩院制，但分別在 1990 年代制定新憲後廢除，改採一院制。

從聯邦主義的設計來看，目前採取聯邦制的拉美國家並不多，只有阿根廷、巴西、墨西哥與委內瑞拉四國，因此，『美國憲法』中的聯邦主義並未對於拉美的憲法造成很大的影響。相較之下，就違憲審查的設計而言，除了古巴之外，所有拉美國家的憲法皆設有違憲審查的規範，以作為一種政府機關之間相互制衡的機制。然而，與美國較為不同的是，大多數拉美國家皆以最高法院作為違憲審查的負責機關，但在美國，各級法院皆可從事違憲審查（Navia & Ríos-Figueroa 2005）。

關於拉美憲政體制選擇的另一個解釋，則與國內因素有關。Cheibub 等人（2011）從歷史的角度出發，認為拉丁美洲各國憲政制度的相似性與憲法制定的年代有關。換言之，拉美國家在 19 世紀所制定的憲法，彼此間具有高度相似性；而在 20 世紀所制定的憲法，彼此間亦具有高度相似性，特別是關於擴張總統立法權力的規定（行政命令、立法否決權、修憲提案權等），呈現各國相互仿效的趨勢（Cheibub, et al., 2011: 1718）。

總統制風行拉美的文化因素，和美式總統制特別強調「總統」一人的重要性有關。這個總統制特徵，呼應了拉美傳統政治文化中的「高地酋主義」（*caudillismo*）（Fix-Fierro & Salazar-Ugarte, 2012: 635; Sondrol, 2005）。高地酋主義的詞源為高地酋（*caudillo*），指的是領袖、頭目、軍閥、地方強人等。具體而言，高地酋主義指的是盛行在拉美各地，一種強調個人領袖特質、強調必要時可利用暴力手段獲取權力並行使權力的政治傳統。當拉美各國獨立後思考要採取何種憲政體制時，其政治精英觀察到美國採取的是總統制的憲政體制，而且在獨立後的經濟發展蓬勃，而美式總統制與拉美高地酋主義的風格有不少類似之處，因此，也就影響了拉美國家獨立後在選擇憲政體制時的偏好（Fitzgibbon, 1945: 514; Loewenstein, 1949: 453）。

此外，拉美憲政選擇與變遷，和國內各方政治勢力的角力也有高度關

聯。如前所述，巴西曾在 1961-63 年間採行德式內閣制，主要與當時的國內政治情勢有關。1960 年剛選上總統的 Jânio Quadros，由於在國會未能掌握多數，在面臨強大的反對力量下，Quadros 於 1961 年辭職。按照憲法，應由副總統 João Goulart 接任。然而，Goulart 當時在中國訪問，而且國會對於他過於傾左的意識型態頗有疑慮，因而不是很樂見他接任總統。為了因應這個政治危機，Goulart 選擇在制度上與國會妥協。國會在 1961 年 9 月通過了修憲的「附加條款」(*ato adicional*)，將巴西政府體制改為類似德國式的內閣制，把行政實權轉移給新設的內閣總理 (Lincoln, 2001: 51)。然而，這個國會通過的修憲案在 1963 年的公投被否決，巴西憲政體制又再度回到總統制。

在烏拉圭，紅黨 (Partido Colorado) 籍總統 José Batlle y Ordóñez 深信烏拉圭的政治問題源於總統獨大，因此有必要借鏡瑞士的委員制，降低總統的行政支配地位。Batlle 於 1913 年積極推動將烏拉圭的總統制改為瑞士的委員制，但由於紅黨在 1916 年制憲國民大會選舉失利，使得 Batlle 無法實現他的倡議。然而，繼任政府與國會談判成功，制定『1918 年憲法』，於 1919 年正式實行委員制的憲政體制 (Fitzgibbon, 1952: 617-19)。這個體制後來被 1931 年上任的總統 Gabriel Terra 強力反對，於 1933 年聯合軍警發動「自我政變」(self-coup)，解散國會並暫停執政委員會的運作。Gabriel Terra 在 1934 年制定新憲，恢復總統制，並且開啟獨裁統治。

1951 年，在新任總統 Andres Martinez Trueba 的推動下，執政黨國會議員與反對黨議員談判成功，終於同意共同推動制定新憲，於『1952 年憲法』再度恢復委員制的憲政體制 (Fitzgibbon, 1952: 623-38)。然而，烏拉圭第二次的委員制「實驗」在施行後不久即遭逢巨大挑戰，1960 年代烏拉圭歷經嚴重的經濟衰退與金融危機，在政治極化與社會動盪下甚至產生了左派游擊隊組織 Tupamaros。當時的精英與社會大眾普遍認為烏拉圭一連串的危機，和委員制運行欠缺效率有關。因此，1966 年的制憲公投通過回復總統制 (Altman, 2008: 496-98)。

除了案例研究之外，也有一些研究利用量化實證方法試圖解釋拉丁美洲憲法變遷 (Brinks & Blass, 2018; Negretto, 2008; 2009; 2012; 2013b;

Pérez-Liñán & Castagnola, 2016; Pozas-Loyo & Ríos-Figueroa, 2010)。其中，Negretto (2012) 系統性地建立一套解釋憲法變遷的政治制度理論，並利用統計模型檢驗拉丁美洲各國從 1946 年至 2008 年間憲法替換 (replacement) 與修憲 (amendment) 的資料。其研究結果顯示：一、憲法的變更主要受到兩個因素影響：憲政危機，與憲法裁判權的強度 (strength of constitutional adjudication)。當一國出現愈多政治危機時，則愈有可能出現新憲取代舊憲；而當一國的大法官被賦予較高的釋憲裁判權時，則該國施行的憲法較能穩定存續不被更替。二、修憲次數亦受到兩個因素所影響：當一部憲法內容愈多且詳細，則較有可能出現愈多次修憲；當修憲程序愈嚴格、且國會中的政黨愈多時，則會降低修憲的次數。

伍、結論：兼論拉美憲政發展對台灣的啟示

在政治制度研究中，制度起源的相關研究格外重要，因為若無法了解制度起源，就無法理解制度運作的原理與後果。本文首先回顧主要憲政體制的特徵及其相關學術論辯，其次探討拉美國家憲政發展的特色，並討論學界對於拉美憲政體制選擇所提供的解釋。本文透過實證資料與既有文獻，對於拉美國家的憲政發展歸納出兩個特色。第一是憲法更迭頻繁，許多拉美國家不只是修憲次數，就連制憲次數都很頻繁，憲政發展相當不穩定。第二個特色是，除了古巴和海地外，目前大多數的拉美國家皆以總統制作為其憲政體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拉美國家曾採取過其他形式的憲政體制。

至於拉美憲政選擇的相關解釋，主要有兩個。首先，許多文獻指出大多數拉美國家在選擇憲政體制時，深受『美國憲法』直接或開接的影響；其次，拉美憲政體制選擇的另一個解釋則和國內因素有關，特別是總統制強調總統個人的制度特徵，呼應了拉美傳統政治文化中的高地酋主義。另外，拉美各國在行憲後所歷經的變遷（包括憲法替換與修憲），則主要和國內政治發展有關，包括精英的政治角力、政治危機、政黨體系以及憲法本身的特徵（例如憲法規定的詳細程度與修憲程序的難易度）。

本文關於拉美憲政體制選擇的討論，能帶給台灣什麼樣的啟發？首先，雖然拉美各國的憲法受到美國和西班牙憲法的影響頗深，但相對比之下，在台灣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外來憲法，其制定之初並非為台灣本地人民量身訂作，這是和拉美各國憲法最大的不同之處。因此，即便拉美許多國家的行憲狀況並不穩定，屢屢出現修憲甚至制憲，但本質上至少是名正言順、充分反映在地人民需求的制度改革，這點頗值得台灣人深思。

其次，如果有朝一日台灣人要制定屬於自己的憲法，勢必要審慎考量各種憲政體制優劣。Shugart 與 Carey (1992: 44-46) 指出，總統制具有政治責任歸屬明確的特點，同時也因為選民較易辨認執政者，較能符合人民主權的原則。然而，Linz (1990) 則主張，相對於內閣制，總統制的內在運作邏輯本質上就不利於民主穩定¹⁹；Mainwaring (1993) 指出，採取總統制的國家若同時也是多黨體系，這樣的制度組合對於民主穩定最具威脅。此外，McManus 和 Ozkan (2018) 的實證分析則發現，總統制民主國家的總體經濟指標比內閣制民主國家來得差。綜言之，從實證的角度來看，內閣制似乎較有利於民主穩定和經濟發展。

然而，上述討論是否意味將台灣的憲政體制改成內閣制比較好？由於本文所探討的案例大多為總統制國家，因此無法對此過度推論。然而必須要指出的是，在政治文化上，台灣和拉美許多國家的相似之處在於「總統」一職已長時間佔據本地政治場域中最重要的位置；同時，一些研究指出總統制國家較易出現政黨輪替 (Maeda & Nishikawa, 2006)，所以相較於內閣制國家而言，總統制國家有比較高而有效的政治課責，而這個特質也比較符合台灣人對於民主政治的認知。第三，為了在多元族群社會的脈絡下進

¹⁹ Linz (1990) 認為這主要是因為總統制的設計具有總統與國會雙重的政治正當性，一旦兩者發生衝突，將導致政治課責不易；其次，總統的任期固定，使政府缺乏誘因規劃長遠的政策；第三，總統選舉會造成「贏者全拿」的零和競爭，易出現政治極化，造成社會動盪。Horowitz (1990) 針對 Linz (1990) 的論文予以駁斥，認為 Linz 只引用拉丁美洲的案例來說明總統制的缺陷，過於偏頗；其次，Horowitz 認為 Linz 對於總統制「贏者全拿」的指控，只是針對多數決選制的批評，而不是針對總統制本身；第三，總統固定任期並不見得比內閣制較具「彈性」的任期，更容易導致政府危機。

行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與國家締造（state-making），民選總統或許可以透過其政治高度來整合社會分歧（施正鋒，2019）。因此，即使不少實證研究發現內閣制似乎較有利於民主穩定與經濟發展，若要在台灣採取內閣制，或許得從長計議。

參考文獻

- 施正鋒，2019。〈憲政體制的選擇〉發表於台灣國際研究學會主辦「憲政體制選擇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農業綜合館李總統登輝系友文物陳列室，4月27日。
- Altman, David. 2008. "Collegiate Executives and Direct Democracy in Switzerland and Uruguay: Similar Institutions, Opposite Political Goals, Distinct Results." *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4, No. 3, pp. 483-520.
- Blaustein, Albert P. 1987a.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broad." *Oklahoma City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12, No. 3, pp. 435-67.
- Blaustein, Albert P. 1987b. "Our Most Important Export: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broad." *Connecti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 No. 15, pp. 15-29.
- Carey, John M. 2005. "Presidential Versus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in Claude Menard and Mary M. Shirley, eds. *Handbook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pp. 91-122. New York: Springer.
- Cheibub, José Antonio. 2002. "Minority Governments, Deadlock Situations, and the Survival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5, No. 3, pp. 284-312.
- Cheibub, José Antonio. 2007. *Presidentialism, Parliamentar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eibub, José Antonio, and Svitlana Chernykh. 2008. "Constitutions and Democratic Performance in Semi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9, No. 3, pp. 269-303.
- Cheibub, José Antonio, Zachary Elkins, and Tom Ginsburg. 2011. "Latin American Presidentialism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exas Law Review*, Vol. 89: 1707-1731.
- Cheibub, José Antonio, Jennifer Gandhi, and James Raymond Vreeland. 2010.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Revisited." *Public Choice*, Vol. 143, No. 2-1, pp. 67-101.
- Colomer, Josep M., and Gabriel Negretto. 2005. "Can Presidentialism Work Like Parliamentarism?"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40, No. 1, pp. 60-89.
- Criscenti, Joseph T. 1961. "Argentin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1810-1852: A Re-Examination."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1, No. 3, pp.

367-412.

- Doyle, David, and Robert Elgie. 2016. "Maximizing the Reliability of Cross-National Measures of Presidential Powe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6, No. 4, pp. 731-41.
- Duverger, Maurice. 1980. "A New Political-System Model: Semi-Presidential Gover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8, No. 2, pp. 165-87.
- Dym, Jordana. 2015. "Central America and Cádiz: A Complex Relationship," in S. Eastman, and N. Sobrevilla Perea, eds. *The Rise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Iberian Atlantic World: The Impact of the Cádiz Constitution of 1812*, pp. 63-90.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 Elgie, Robert. 2011. *Semi-Presidentialism: Sub-Types and Democratic Perform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lgie, Robert. 2018. "Semi-Presidentialism, Premier-Presidentialism and President-Parliamentarism: A New Country-Years Dataset." (<http://presidential-power.com/?p=7869>) (2019/4/30)
- Fitzgibbon, Russell H. 1945.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 Synthe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9, No. 3, pp. 511-22.
- Fitzgibbon, Russell H. 1952. "Adoption of a Collegiate Executive in Uruguay."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4, No. 4, pp. 616-42.
- Fix-Fierro, Héctor, and Pedro Salazar-Ugarte. 2012. "Presidentialism," in Michel Rosenfeld and András Sajó,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pp. 628-4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ffield, Julia. 2007. "Complexities of Imagining Haiti: A Study of National Constitutions, 1801-1807."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41, No. 1, pp. 81-103.
- Horowitz, Donald L. 1990. "Comparing Democratic System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 No. 1, pp. 73-79.
- Jones, Mark P. 1995. *Electoral Laws and the Survival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ies*.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Kline, Harvey F., Christine J. Wade, and Howard J. Wiarda. 2018.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Routledge.
- Lincoln, Gordon. 2001. *Brazil's Second Chance: En Route toward the First Worl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Linz, Juan J. 1990. "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 No. 1, pp. 51-69.

- Linz, Juan J., and Arturo Valenzuela. 1994.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oewenstein, Karl. 1949. "The Presidency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1, No. 3, pp. 447-96.
- Ludwikowski, Rett R. 1987. "Two Firs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merican and the Polish Constitutions."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 No. 1, pp. 117-56.
- Maeda, Ko, and Misa Nishikawa. 2006. "Duration of Party Control in Parliamentary and Presidential Governments: A Study of 65 Democracies, 1950 to 1998."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9, No. 3, pp. 352-74.
- Mainwaring, Scott. 1993. "Presidentialism, Multipartism, and Democracy: The Difficult Combin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6, No. 2, pp. 198-228.
- Mainwaring, Scott, and Matthew S. Shugart. 1997a. "Introduction," in Scott Mainwaring and Matthew Soberg Shugart, eds. *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pp. 1-1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inwaring, Scott, and Matthew Soberg Shugart, eds. 1997b. *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Manus, Richard, and F. Gulcin Ozkan. 2018. "Who Does Better for the Economy? Presidents Versus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Public Choice*, Vol. 176, Nos. 3-4, pp. 361-87.
- Moestrup, Sophia. 2011. "Haiti: Semi-Presidentialism in a Fractured Society," Robert Elgie, Sophia Moestrup, and Yu-shan Wu, eds. *Semi-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pp. 246-63.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Navia, Patricio, and Julio Ríos-Figueroa. 2005. "The Constitutional Adjudication Mosaic of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8, No. 2, pp. 189-217.
- Negretto, Gabriel. 2008. "Choosing How to Choose Presidents: Parties, Military Rulers,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8, No. 2, pp. 421-33.
- Negretto, Gabriel. 2009. "Political Parties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Explaining Constitutional Choice in Latin Americ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9, No. 1, pp. 117-39.
- Negretto, Gabriel. 2012. "Replacing and Amending Constitutions: The Logic of Constitution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Law and Society Review*, Vol. 46, No. 4,

pp. 749-79.

- Negretto, Gabriel. 2013a. "Lati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Change Database." (<http://la-constitutionalchange.cide.edu/>) (2019/4/30)
- Negretto, Gabriel. 2013b. *Making Constitutions: Presidents, Parties, and Institutional Choice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érez-Liñán, Aníbal, and Andrea Castagnola. 2016. "Judicial Instability and Endogenous Constitutional Change: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6, No. 2, pp. 395-416.
- Pinheiro Machado, Roberto. 2018. *Brazilian History: Culture, Society, Politics 1500-2010*.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Polga-Hecimovich, John. 2019. "The Parliamentarization of Presidentialism—or Just Another Presidential Crisis?" *Global Americans* (<https://theglobalamericans.org/2019/10/the-parliamentarization-of-presidentialism-or-just-another-presidential-crisis/>) (2019/10/6)
- Pozas-Loyo, Andrea, and Julio Ríos-Figueroa. 2010. "Enacting Constitutionalism: The Origins of Independent Judicial Institutions in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2, No. 3, pp. 293-311.
- Przeworski, Adam, Michael Alvarez, Jose A. Cheibub, and Fernando Limongi. 2000.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Regimes and Economic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zeworski, Adam, Tamar Asadurian, and Anjali Thomas Bohlken. 2012. "The Origins of Parliamentary Responsibility," in Tom Ginsburg, e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Design*, pp. 101-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einsch, Paul S. 1909.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in Chil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 No. 4, pp. 507-38.
- Shugart, Matthew S. 2005. "Semi-Presidential Systems: Dual Executive and Mixed Authority Patterns." *French Politics*, Vol. 3, No. 3, pp. 321-51.
- Shugart, Matthew Soberg, and John M. Carey. 1992.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ndrol, Paul. 2005. "The Presidentialist Tradition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28, No. 5-6, pp. 517-30.
- Stokes, William S. 1945.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in Latin Americ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9, No. 3, pp. 522-36.

- Torralba-López, Marco. 2018. *La Crisis Total Del Gabinete Ministerial En El Constitucionalismo Peruano*. Tesis para optar el título de Abogado, Universidad de Piura, Lima.
- Valencia Carmona. Salvador. 1979. *El Poder Ejecutivo Latinoamericano*. Mexico: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exico.
- Valenzuela, Samuel. 1995. “The Origin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lean Party System.” Working Paper No. 215.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Helen Kellog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kellogg.nd.edu/sites/default/files/old_files/documents/215_0.pdf) (2019/4/30)

Constitutional Choice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Yen-Pin S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aiwan Institute for Governance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constitutional choice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t also discusses the relevant explanations for these topics in the literature. Two important features in the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re noticeable in the region. First, most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changed their constitutions frequently. Second, most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dopt presidentialism as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but historically som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adopted other types of constitutional system. Regarding the explanations about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I argue that most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constitutional choice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such choices also reflect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caudillismo. Moreover, I contend that the political struggle of elites have shaped the constitutional change of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Keywords: Latin America, constitution, presidentialism, institutional choice

